

鳴原塾論文

鳴原堂論文序

轄地二千里，官爲尚書侍郎兼古御史大夫中丞之職。州連郡多者百餘城，少或五六十縣。監司郡守牧令丞倅雜職數百人，武弁自提鎮以下，承命唯謹。賦稅刑獄軍謀河工鹽漕黜陟諸大政待之而決。又有賓從往來屬僚請謁雞鳴鹽沐整衣肅客關人持手版第其先後魚貫雁行以進。更十餘番猶未畢則辭以他日。他日復如此。退則吏抱文書右手及額左手下至腹且行且捧。整肅而入。分公私新舊錯陳於几案之間。其緊要者官乃審視而詳裁之。例行者略一瞥省署行而已。故今之督撫大吏凡夫敷陳入告之詞多倚辦於幕友。其不能親自吮毫搆思者勢也。然而充斯選者率用刑名家言規規焉循例案避處分以文無害爲事。卽有勤求民隱發憤爲雄破除一切拘束者輒格於部議而不能施行。蓋奏疎之難於美善善盡也如此。我伯兄太傅文正公當顯皇初政以議大禮諫聖德諸疏忠譴聞天下及執兵符開幕府於東南東南之碩儒名彥博辯洽聞之士皆禮羅而珍儲之。其達者洊膺將相勳伐爛然次亦以文學稱著於時。夫以宏通淹雅之才論時政之得失料軍情之勝負出之以沈思妙慮申之以修飾潤色固無患其言之不工意之不諧也。然公或初善之而卒易之字點句竄十不存一豈與夫冥搜幽抉顛領專精之士較勝負於文

哉。蓋才者天所賦也；識者練而精者也。人之聰明材遠。天下事變之來往往出於智慧思慮之所不及。惟歷事久者能守義理之常以待時勢之變。故公之奏疏不爲大喜過美之詞亦不爲憂慌無聊之語。其論賊勢興衰中外大局一切將然未然之事若燭照龜卜不失毫髮而謙謙冲挹若不敢決其必然而其後卒無不然。豈非識之加入一等哉。國荃少待公京邸從而問學壯歲展轉兵間隨公馳逐江西江南諸行省賴聖天子威德大功告成兄弟荷蒙殊寵惴惴焉懼以不才致罪戾乞身歸里公慮其味所擇也選古今名臣奏疏若干首細批詳評命之曰『鳴原堂論文』。國荃受而讀之蓋人臣立言之體與公平生得力之所在略備於此。今歲王君鼎丞來湘編公遺書因出此篇屬其校讎付梓。國荃行老矣自慚荒謫無補於時追念往時與公從事於驚濤駭浪之中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以爭尺寸之士曾不計後此尚有安閑之一日今海內又安公以考終國荃亦得養痾林下優游暇豫與二三故舊聯樽酒文字之歡蓋非始念所及此後之讀公書者知其人論其世其必低徊往復而歎公之文章德業與身世遭逢爲均不可及云。同治十二年九月湘鄉曾國荃敘。

鳴原堂論文序目

常棣爲燕兄弟之詩。小宛爲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而皆以春令起興。蓋春令之性最急。其用情最切。故常棣以喻急難之誼。而小宛以喻征邁努力之忱。余久困兵間。溫甫沉浦兩弟之從軍。其初皆因急難而來。沉浦堅忍果摯。遂成大功。余用是獲免於戾。因與沉弟常以暇逸相誡。期於夙興夜寐。無忝所生。爰取兩詩。春令之旨。名其堂曰鳴原堂。曾國藩記。

卷上

匡衡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疏。

賈誼陳政事疏。

劉向極諫外家封事。論起昌陵疏。

谷永救陳湯疏。

耿育諫陳湯疏。

劉安諫伐閩越書。

賈捐之罷珠崖對。

諸葛亮出師表。

陸贄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卷下

蘇軾代張方平諫用兵書。上皇帝書。

朱熹戊申封事。

王守仁申明賞罰以厲人心疏。

方苞請蘇除積習興起人材劄子。

孫嘉淦三習一弊疏。

鳴原堂論文卷上

匡衡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疏

漢書云：成帝卽位，衡上疏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是分爲二事也。姚選古今類纂題云：『戒妃匹勸經學疏』。則漏末一事矣。茲題從漢書。

陛下乘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箝箝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君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化之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臣衡材庸，無以善義，宣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

育，此永求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不甚相又聞聖王之自爲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饗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欽翼祇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悅，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爲仁義，勸爲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之，又觀以禮樂饗醴，乃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饗，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

三代以下，陳奏君上之文，當以此篇及諸葛公出師表爲冠！淵懿篤厚，直與六經同風。如情欲之感，無介於儀容，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等句，朱子取以入詩經集傳，蓋其立言爲有本矣。此等奏議，固非後世所能幾及，然須觀其陳義之高遠，著語之不苟，乃能平躁心而去浮詞。

賈誼陳政事疏

臣竊惟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

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日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樸，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成理，生爲明帝，沒爲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舜禹復生，爲陛下計，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尙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承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

治。黃帝曰：『日中必變，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蚤爲，已過墮骨肉之屬而抗劉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陛下如襄時，淮陰侯尙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爲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豈常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清亂，高皇帝與諸公竝起，非有尺室之勢，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乃爲中涓，其次厘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七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尙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當是時，陛下卽位，能爲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關境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胸矣。陛下集雖雖與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疆而動者，漢已幸勝

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變是迹而動。既有徵矣，其勢盡又復然，殃禍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尙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半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順者，所排擊剗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體解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體解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齊、北勢不可也。臣竊迹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繆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最後反。長沙乃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使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叛亂，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從制。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幅湊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封地，地盡而止。及燕、梁他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而後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制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

制豈定，宗室子孫慮莫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實高利權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豈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勢，方病大瘡，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搖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爲痼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病非徒瘳也，又苦蹇蹙。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之子，親兄之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瘳也，又苦蹇蹙。可爲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勢，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嬖侮侵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寬倒縣而已。又類辟，且病非，夫辟者，一面病，非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意，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爲流涕者此也。以上流涕者，何下戎忍以皇帝之號，爲戎人諸侯？勢既卑辱而旤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爲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

以臣爲屬國之宮，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類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其背。舉匈奴之衆惟上之令。今不獵猛而獸獵田，不搏反寇而搏畜，玩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傭者爲之繡衣絲履，徧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不廟而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縫以偏諸，美者黼黻，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繡。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令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皂綈，而富民牆屋被交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嬖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爲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糶鉏耒，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諍語，抱哺其子，與公并倨。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相稽。其慈子嗜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豈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義之爲秦者，

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無制度，棄禮義，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遂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剽殺戶之簾，奪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橫傷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侯流俗失，世壞敗，反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爲是道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同心，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觉，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天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傾，不修則壞。筦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身，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爲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倖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羣衆信上而不疑惑。此業豈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失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沒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之周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國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齋

端冕，見之南郊，見於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褓，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傳傳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白少保，以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乃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者，必先受業，乃得習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乃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於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誅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隲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誨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

有孝也。行以顰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見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失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剗人，則夷人之二族也。故胡亥今日卽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導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也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若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禮之所爲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

微眇，使民日遷善遠惡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嚴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治而民氣樂，嚴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氣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不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無他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而異，在天下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耶？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入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然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人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喻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歸刺之事，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賤其鬃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事，不加之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占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衆庶同歸刺髡削笞傷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恥不行，大臣無乃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仁恥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無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直履。夫實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之矣，吏民常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縛，之輪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襄子。豫讓數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效忠，行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故

主上遇其大臣如遇大馬，彼將大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亡恥，隻詬亡節，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蒙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材器職業者，萃於羣下也。俱亡恥，俱苟安，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白簞簋不飾，坐汙穢淪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褻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曰罷軟，曰下官不職。改貴大臣定有其罪矣，猶未斥然正以諫之也。尙還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聞諫則諱，白冠鵲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罪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中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鑿而加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捧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義之臣，誠死君上；守圉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俱安。願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主。

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奏疏以漢人爲極軌而氣勢最盛事理最顯者尤莫善於治安策故千古奏議推此篇爲絕唱可流涕者少一條可長太息者少一條漢書所載者殆尙非賈子全文賈生爲此疏時當在文帝七年僅三十歲耳於三代及秦治術無不貫徹漢家中外政事無不通曉蓋有天授非學所能幾耳

奏議以明白顯豁人人易曉爲要後世讀此文者疑其稱名甚古其用字甚雅若倉卒不能解者不知在漢時乃人人共稱之名人人慣用之字卽人人所能解也卽以稱名而論其稱淮南濟北如今日稱端華肅順也其稱匈奴如今日稱英吉利也其稱淮陰侯鯨布彭越韓信張敖廬綰陳豨六七公猶今日稱洪秀全李秀成石達開張洛荆苗沛霖竊匪回匪也其稱樊鄴繆灌猶今日稱江塔羅李也其稱郡國猶今日稱府廳也其稱傅相丞尉猶今日稱司道守令也又以用字而論其用厝字猶今日用置字也其用虜字猶今日用乎字也其用慮字猶今日用大致也其用執字猶今日用勢字也其用亡字猶今日用無字也其用賣字猶今日用但字也其用幾幸猶今日用莫倖也其用險字猶今日用險字也其用縣字猶今日用懸字也由此等以類推則當日通稱之字通用之字斷無不共喻者然則居今日而講求奏章亦用

今日通稱之名，通用之字，可矣。
劉向極諫外家封事：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爲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鄒、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父弑殖出其君衎，弑其君剽，季氏八伯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弑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弑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於而家，凶於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華陽君，專國擅勢，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孽載大臣，終有閹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卽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衆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虛侯等，竭盡忠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尙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舉者登進，

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遂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不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讐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召、父、蘇、欽、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然其人徵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卽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立，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卑隸，縱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常安，不失社稷，所以愛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然後嗣發，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唯陛下深留聖思，審固機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奏疏惟西漢之文冠絕古今。西漢前推賈，後推匡、劉。

賈豈以才勝；匡劉以學勝。此人人共知者也。余尤好劉子政忠愛之忱，若有所甚，不得已於中者，足以貫三光，無通神明，是故識精而不炫，氣盛而不矜，料王氏之必發，思有以早爲之所，而又無誅滅王氏之意。宅心平實，指事確鑿，皆時忠愛二字，彌綸周浹而出。吾輩欲師其文章，先師其心術，根本固則枝葉自茂矣。

劉向論起昌陵疏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聖賢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於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維陽，感悟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陋，世之長短，以德爲效，故常戰慄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槨，用紵絮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鑿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邱隴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王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秦昭襄王葬於壽陵，官新館下，樽甲子葬於武庫，皆無邱隴之處。此聖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葬而不墳，曰：『某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爲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葬於贏博之間，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贏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使於禮也。宋桓司馬爲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情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邱隴，多其瘞藏，咸盡發掘，暴路，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鑿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爲游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雁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埋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

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擲自古及今，葬未有確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邱隴彌高，官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為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傳嚴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侈之得失也。陛下卽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爲高，積土爲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後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臣甚懼焉！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焉用太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宏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爲奢侈，比方邱隴，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樽里張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爲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葬，以侈生害，足以爲戒。初陵之撫，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

首段言自古無不亡之國，近世奏議不敢如此立言。至於結構整齊，詞旨深厚，皆漢文中之最便揣摩者。沉弟性情極厚，故見余之文氣寬厚，則嗜之如饑渴。然余謂次求文氣之厚，總須讀漢人奏議二三十首，醞釀日久，則不期厚而自厚矣。

劉向論甘延壽疏：

漢元帝時，陳湯、甘延壽滅鄧支單于，將論功封爵。匡衡、石顯以爲湯與延壽擅擅與師矯制，不宜加封。劉向上此疏爭之。

鄧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皆闕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旨，倚神靈，總百蠻之軍，摧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舉飲侯之旗，斬鄧支之首，懸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掃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慙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鄧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慕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勳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甫爲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嗶嘽京京，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殪厥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

用人也。占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德厲我士也。昔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糜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虜獲駿馬三十四，雖斬宛王母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強於大宛，鄯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土，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鄯支迎自來之日，逐猶皆列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

匈奴爲漢患百餘年，武帝用衛霍諸大將，殫竭天下財貨，興師數十年，卒不能大創之。元帝之世，陳湯甘延壽矯詔發西域諸國之兵，禽滅鄯支單于，由是漢世迄無邊患，實千占奇功。乃爲匡衡石顯所沮，久不褒封。石顯宦官佞幸，本不足責。匡衡以宰相名儒，而亦嫉妬若此，殊不可解。厥後陳湯屢次獲罪，谷永耿育上疏救之。漢書并錄三疏於湯傳中，百世而下讀者，猶爲嗚咽感歎，茲并錄之，以備循省，俾知有功之臣，必戰兢惕厲，以立於無過之地，而儒生處具瞻之地，尤

不可不力持大體，鏟除媚嫉私衷，以匡衡爲鑒戒也。

谷永救陳湯疏

自劉向上疏後，延壽封豪成侯，湯封關內侯。至成帝時，匡衡復奏湯前收康居財物，坐免官。又湯上書言康居侍子，非王子也，按驗實爲王子，湯下獄當死。谷永上此疏救之。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仄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強秦不敢窺兵，井陘近漢有鄧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將率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鄯支之無道，閉上誅之，不加策慮，愍億義勇奮發，卒與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屠三重城，斬鄯支首，報十年之遺誅，雪邊吏之宿恥，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足，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爲秦將，南拔郢都，北阮趙舌，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捲喋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介冑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爲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尙加帷蓋之報，況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鼙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

耿育訟陳湯書

前谷永上書，湯得免罷，復起爲從事中郎。後又得罪，謫

徙敦煌耿育上此疏訟之。

延壽湯爲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恥，討絕域不羈之君，繫萬里雖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賞著其功。改年垂歷，傳之無窮。應是南郡獻白虎，邊陲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尙書責問丞相，超立其功，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妬有功。使湯塊然被冕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燉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爲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壽俊禽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尙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爲湯功累世不可其而湯過有情，所有湯尙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制於唇舌，爲嫉妬之臣所繫虜耳。國此臣所以爲家尤戚戚也！

劉安諫伐閩越書

漢武帝初，閩越發兵擊南越。南越上書告急，帝遣兩將車將兵誅閩越。淮南王劉安上書諫之。

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斂，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翕然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爲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劉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強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收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遠近異勢也。自漢初定以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篳竹之中，習於水鬪，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實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爲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且越人愚慧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一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鬻子，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賑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責衣糧入越地，輿輻而餽，領挖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喉泄

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塗，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櫂，未戰而病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號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爲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爲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饑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爲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爲之早閉晏開，鼂不及夕。臣竊爲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爲人。衆兵強，能難邊城。淮南全盛之時，多爲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內外也。其入中國，必下饒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爲變，必先田餘干界中，積食糧，乃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蘇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乃足。輓車奉饌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濕，近夏癘熱，暴露水居，蝮蛇蠱生，疾病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弒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

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轡。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爲畜越，此必委質爲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爲欲屠滅之也。必疑兎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聚，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勸，食糧乏絕，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紵。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逃亡者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數。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擊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乃出擊之，秦兵大破，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內外騷動，百姓靡敝，行者不還，往者莫及，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羣爲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奸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微倖，以逆執事之顏行，斯興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爲境，九州爲家，八載爲固，江漢爲池，生民之屬，皆爲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乘執聖道，負黼依憑，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響應。陛下垂德惠以覆

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間，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爲陛下守藩，以身爲障礙，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舉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爲一使之任也。

淮南王安收養文士，著淮南子，亦猶呂不韋好客養士，著呂覽一書也。此篇蓋亦八公輩所爲，陳義甚高，摘辭居要，無淮南子冗蔓之弊，而精警處相似。班史以載入嚴助傳中，與主父偃徐樂嚴安賈捐之諸篇并列，以見務廣窮兵之害，均爲有國者所當深鑒。後世如蘇子瞻代張方平諫用兵書，亦可與此數篇方軌并駕。

賈捐之罷珠崖對

賈捐之字君房，賈誼之曾孫也。武帝時，立儋耳珠崖郡。其後二十餘年，反者六次。昭帝五年，罷儋耳郡，并屬珠崖。至宣帝元帝時，珠崖反者又三次。帝欲大發軍討之，捐之以爲不當擊。帝使王商詰問之，捐之以書對。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卷。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僂，故孔子稱堯曰『大哉』，詔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代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

西被流沙，東漸於海，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欲興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強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疊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齊桓救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乎秦，興兵遠攻，食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敗，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爲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鶩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教親父來獻。』當此之時，逸遊之樂絕，奇麗之路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諍，爲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乃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爲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於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爲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爲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竝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門傷於後，女子棄亭郭，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竄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